

春秋戰國異辭

香林齋藏書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

右春秋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共王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戰鄢陵晉
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

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史楚世家

荆共王與晉厲王戰於鄢陵

共王十六年

荆師敗共王傷臨

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

酒器受三升曰

黍

子反叱曰訾

一作嘻

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

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而謀使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

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

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

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

呂覽權勲穀作穀陽

又韓子十過陽又淮南子人間

楚恭王戰於陰陵

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

潘尫養由

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

威儀不能常坐不能

起也

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

四大夫載而行

淮南子汎論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

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

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
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
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
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
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
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
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
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

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
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
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
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
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
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
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

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說苑
權謀

楚大夫江乙之母當共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也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戶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橫是故盜妄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

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為郢大夫盜王
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然終坐之
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
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
貨而干王哉王召江乙而用之

列女傳 按江乙宣王
時人即惡昭奚恤者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
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

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說苑
至公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
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
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
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
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
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筮蘇為上卿而逐申侯出之境

新序

卷一 與前楚
文王事畧同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

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夫分未定則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

子棄疾之亂

說苑
建本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

史楚
世家

康王

楚人與吳人將戰楚師寡吳師衆楚將軍子囊曰我與
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戲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
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
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
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
是則楚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

據左傳子囊還自
伐吳還卒非自殺

也在楚康
王元年

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鑕其

上

呂覽高義
又說苑立節

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邲敖

史楚世家

邲敖

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皙棄疾邲敖三年以其季父

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

史楚世家

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圍入問王疾絞而

弑之遂殺其子莫及平

史楚世家

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

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

史楚

世家

韓子

姦叔

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

靈王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
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
之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
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狗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
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
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

史楚世家

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
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

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
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韓子
十過

靈王建章華之臺

靈王
六年

與伍舉登焉王曰臺美夫舉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
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
絲竹之淒淚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令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
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此前王之
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
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

吳越春秋
國語更詳

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

史楚世家

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

叔敖入諫曰

孫叔敖非楚
靈王時人

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

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母乃太盛